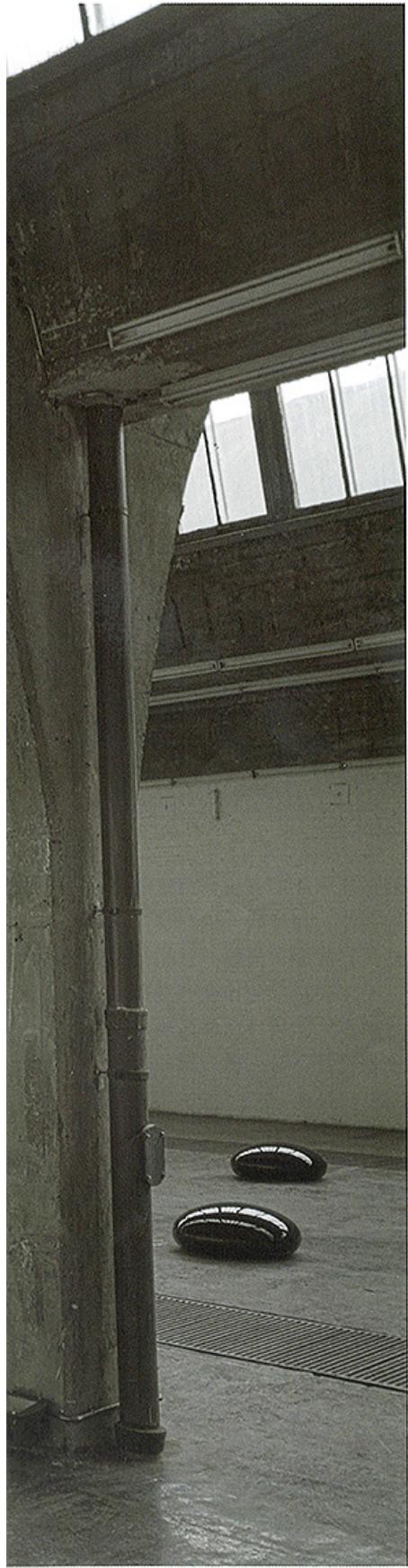


LOVE AIJING: 艾敬的“爱” Ai Jing's "Love"

编辑/卢晓茜 版式/王枫

提到艾敬，多数人想到的往往
是那个风靡于九十年代初的民谣女诗人。
曾创下华语歌手海外销售记录的
她在歌坛闯荡多年，却于九十年代末
投身更广阔的艺术领域，自由游弋于
电视剧、电影、写作及视觉艺术等不
同疆域。后来艾敬移居纽约学习当代
艺术，2007年后正式以艺术家身份参
加艺术展，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，愈
加趋近艺术世界的大爱之疆。





《棋子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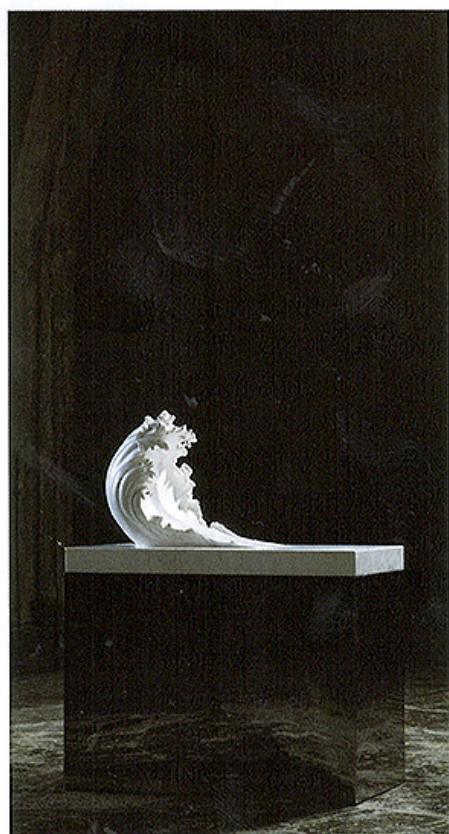
20世纪90年代的流行歌坛，少不了艾敬的名字。《流浪的燕子》、《我的1997》曾被誉为“城市民谣”的扛旗大作，艾敬本人也被誉为“城市民谣”的领军人物。也因此，艾敬的视野从此开阔。

从1995年开始，艾敬游历了法国、英国以及美国的重要博物馆以及美术馆，直到1998年艾敬在美国纽约的MOMA当代美术馆里欣赏到安迪·沃霍尔以及吉斯哈林等美国当代艺术家的作品，她开始感觉到自己读懂了当代艺术。1999年，师从艺术家张晓刚，艾敬拿起了画笔。之后便定居在纽约开始过“艺术家的生活”，在纽约成立了自己的画室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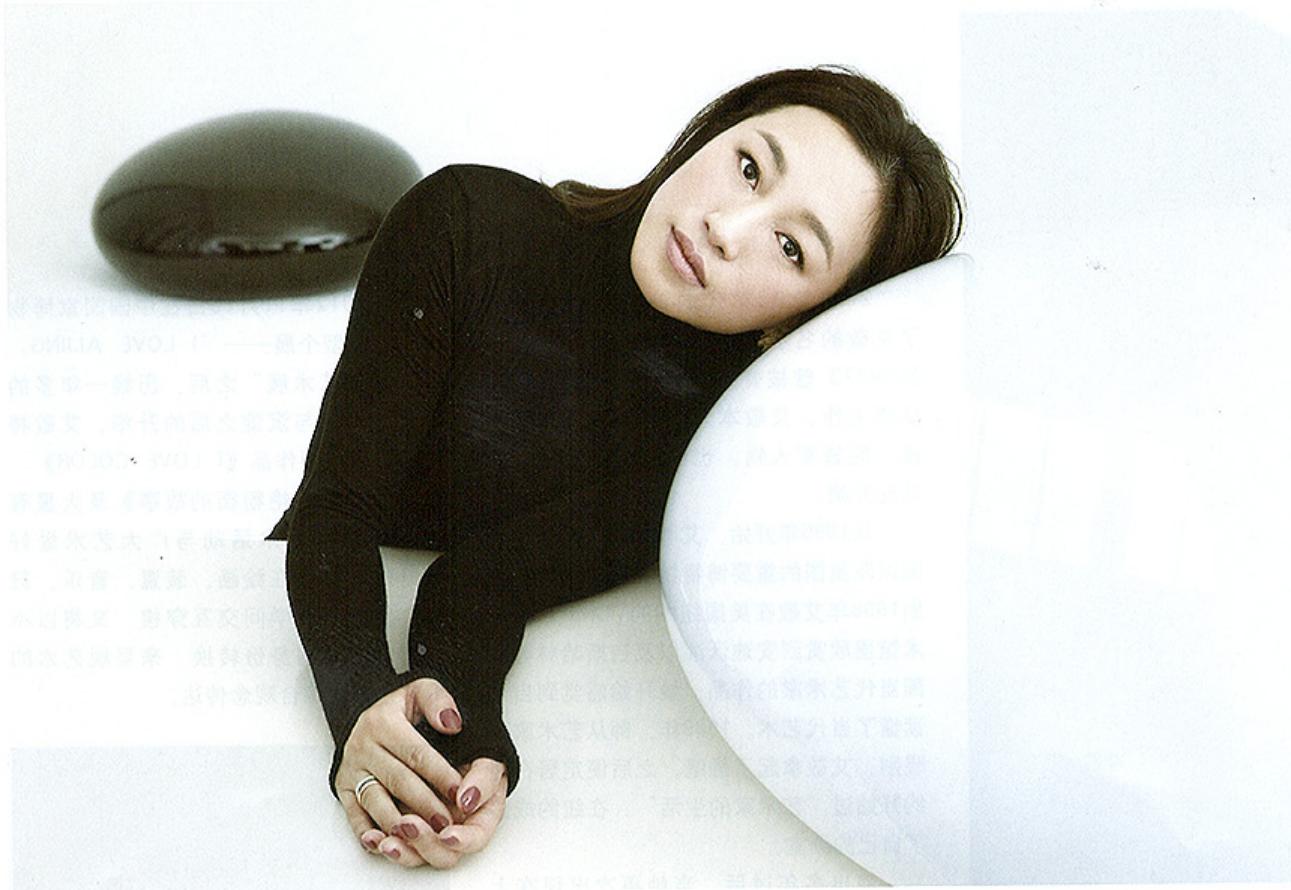
淡出多年过后，当她再次出现在大众面前，早已转换为艺术家的身份，开始以视觉艺术家的身份参加国内外的重要艺术展览。对于一位大众并不陌生的明星来说，人们不免以更加严格的要求来欣赏艾敬的作品。好在她有足够的信心。谈到自己的艺术作品时，她有着和自己唱歌时一样的自信：“我对自己做的每件事，无论是唱歌还是做当代艺术，都投入了几乎全部的时间和精力。都说‘不成魔不成活’，我坚信我想表达的东西是有意义的，无论这种意义是不是马上能被人们接受，但是艺术家一定要有这种信心，这种自负和勇敢。当然，这种信心是建立在大量体力和脑力的付出之上。”

2014年5月25日～6月29日，“LOVE AIJING：艾敬的爱”艾敬综合艺术巡展将在上海中华艺术宫开幕。此次展览是

继艾敬2012年11月19日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大型个展——“I LOVE AIJING：艾敬综合艺术展”之后，历经一年多的新作品创作与沉淀之后的升华。艾敬将携新绘画系列作品《I LOVE COLOR》、新装置作品《艳粉街的故事》及大量有趣、有料的艺术活动与广大艺术爱好者见面。艾敬在绘画、装置、音乐、舞蹈、建筑、文学间交互穿梭，又将以不同艺术门类的身份转换，来呈现艺术的跨界并置和综合观念传达。



《浪花》



Q&A Q=《爱尚生活》 A=艾敬

Q：什么机缘让你开始投身艺术？

A：大约在1994年或者1995年，我首次到法国巴黎，在一天的时间里我游览了罗浮宫和蓬皮杜当代美术馆，我被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的作品所迷惑。我记得自己坐在蓬皮杜当代美术馆外的台阶上，心脏激动地狂跳，那种感觉有点像恋爱了。从此我便更多地关注视觉艺术。之后的几年时间里，我游历了英国的大英帝国美术馆、历史博物馆等一切与视觉艺术相关的场所。直到1997年我初到纽约，游览了MOMA当代美术馆之后，忽然对当代艺术的表现形式开了窍。我认为自己读懂了当代艺术的语言，那是与流行音乐极为相似的语言。

后来一次机缘巧合，我结识了艺术家张晓刚。在1999年，他移居北京

之后，我在他的画室里跟他学习了一些绘画技巧。更重要的是，张晓刚给了我拿起画笔的勇气和信心，他让我自由地创作自己脑海里的图像，而不是让我画石膏像。也因此启发了我对视觉创作很天然的感受，以及我的涂鸦形式。

Q：你以前是创作型歌手，也是演员，要面对很多人的舞台。但是画家、表现艺术家更多的时候是自己默默创作、感悟。心境会有不同么？

A：我很少想念舞台，我喜欢现在的静谧。当然我听到舞台音乐响起就会兴奋和激动，镁光灯照射下的舞台还是那么的梦幻。然而，视觉艺术对我而言具有更大的挑战性，因为视觉艺术没有音乐那么容易表现和被关注。视觉艺术的表现形式是相对单一的：绘画、雕塑、装置，都很静态，

在这样的作品中能够有感染力是相当难的。也因此，如果静态的作品能够让观者感受到故事、情感、梦幻，那么这些“可以说话”的作品一定是好的作品，很多大师的作品在与观者交流，即便他已经不在人世，他的作品仍在“说话”。

Q：对于现在的你来说，音乐、绘画、艺术事业是如何分配精力的？在你现在的创作中，音画之间会不会有些特殊的关联？

A：我把很多时间都投入在视觉艺术作品的创作中，闲下来的时间写音乐，把情感整理、抒发和释放一下。我把音乐的创作当成是修复自己的行为，音乐的功能是与心灵的沟通与修复。

Q：曾作为歌手的你，是否考虑过将音乐与当代艺术相结合呢？

A：我的作品中处处能显现出过



《我的母亲和我的家乡》

往音乐创作和学习到的经验，注重与观者的交流。比如雕塑作品《浪花》在展厅的一个单独黑暗空间，配合视频海浪的画面和海浪的声音，把一件大理石的《海浪》雕塑运用视觉和声音营造出一种体验。2009年，我参加了纽约一个艺术学术机构主办的大型联展，我的作品是声音装置作品《纽约的声音》，那是我在纽约十个不同的地方、不同的时间里采录的声音。

Q：从08年的个展到现在，你的作品总是在国内规格最高的美术馆或者博物馆展出，你也跟国内最顶尖的策展人、艺术家合作。这样的机遇让许多艺术家羡慕，你认为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？

A：我的运气好，我也珍惜和努力。我与这些

成就高于我的人士交往总是能得到他们真心的帮助。因为我毫不掩饰自己的不足，谦虚好学，同时要求自己进步。我很自负，内心总觉得自己可以做到，因此勇敢去实施，无论多少困难总是不放弃，并且乐在其中。总体而言，我离不开幸运之神的眷顾，我感激！

Q：你在创作作品时想必会很费时费事。你是否有助手或团队参与创作？在艺术创作中，你认为“创意”、“观念”重要，还是“手工性”重要？

A：观念艺术的创作重要的是思想观念的传达，但是毕竟是通过视觉手段和载体来呈现，因此完成这些作品需要去请助理或者其他艺术家。比如我的装置作品《棋子》就是由60个手工打造



《生命之树》

的紫铜材质构成，因此必须由优秀的工匠去完成。

Q：在你所有艺术作品中，总能够看到“爱”的印记。你用高于生活的艺术形式去表现一个俗常的概念，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？

A：“爱”的符号来源于自己对待生活的态度，我处理任何问题都是以“爱”来化解。当然，我在音乐创作中从一开始就有“爱”的痕迹。我的代表作《我的1997》源于“爱”，这是一首情歌。我的另一首歌《中国制造》是对祖国的爱，也是我第一次在歌词中直白地表达“爱”。然而也正是因为这首直白地、真情地表述对祖国情感的创作在当时并未被接纳。那是1998年，这张专辑未能获得在国内出版发行的机会，也为我带来了人生的另外一种转换。

此后我开始画画，从爱好走入专业领域的学习和实践当中。因此，“爱”的表述不一定是一个层面，也不一定被当下

所理解和接受。正因为如此，“爱”的层次的多样性也可以是创作角度和色彩发生的变化。我的作品中，“爱”的主题有对环保和大自然的关爱，如作品《生命之树》；有对家乡的热爱，如《我的母亲和我的家乡》；有对和平的呼唤，如《枪与玫瑰》；也有为汶川地震的感动天地的母爱所创作的作品《宝贝，我爱你》。因此，“爱”如同旋律，可以用不同的媒介进行多方面的诠释。

Q：在你的自述中常常看到“对话”两个字，你认为什么样的艺术品是可以与生活对话的？

A：一件好的作品在于其能够与观者做交流。艺术之难在此，艺术之精湛也在于此。难在静态的作品不会说话，精湛在于画面和材质的结合能够汇成一种语言与观众沟通。

Q：你认同“跨界”这种形容吗？多年过去，你希望歌迷再次提到你时，头衔是“民谣歌手”还是“艺术家”？

A：音乐就是最高的艺术表现形式之一，我从未看到界限，因此不谈“跨界”。

Q：你曾经提到，无论是做音乐还是搞视觉创作，你的眼光都是国际化的，要回到国际平台。可以具体解释一下这句话的含义吗？

A：艺术创作的平台就是要有全人类的文化遗产来滋养，从而激发和找到自己民族的闪光点和独特性，也因此可以“国际化”。使用国际化的语言。艺术家需要放逐自己去漂泊，过一种吉普赛人式的生活。正好，我有一半满族人的血统，注定会过着游牧式的迁徙生活。

Q：你觉得现在的你，跟唱《我的1997》那时的你相比有变化吗？如果有，是怎样的一个变化呢？

A：不变的是我一直享受创作的快乐，变化的是我比之前的天地更广。因为我打开了艺术这扇大门，里面都是鲜花。就像我的作品，“每一扇门里都有鲜花”。

Q：当代艺术，能给予你哪些不同于做歌手、做演员的收获呢？

A：做艺术是非常自由的，没有任何的界限和标准。而做音乐是有标准的，各种榜单、KTV流行度、唱片销量都是衡量歌曲成功与否的标准，如果不以这个标准操作就会显得很另类。而艺术不同，它不会束缚你的想象，越有创造力的艺术就越有价值，越能跨越标准就会更有意思。

Q：你的艺术作品中往往出现“故乡”的概念，你其实不经常呆在自己的家乡沈阳。最早你给人们留下的印象也是一位流浪歌手的形象。你更喜欢哪种生活？在家乡？在异地？

A：我更喜欢离开自己熟悉的事物，与之保持一个距离。

Q：谈一下现在的生活状态吧，每天的作息是不是都很规律？

A：我每天都期盼早晨，赶着去咖啡店，喝咖啡吃早餐，把一天的工作大致在脑子里规划好。然后到工作室去，中午只吃三明治，简单省时。我一般情况下不加班，希望晚上七点就可以吃晚饭，与家人或者朋友在一起。

Q：对于未来，你希望自己的事业和生活是怎样的一个状态，有什么愿望？

A：站在国博的平台我看到了全世界，我希望自己从中国出发到全世界做巡展。

